

小青龙遗梦

■ 董利荣

小青龙遗址，莫非是四千多年前桐庐先民遗留的美梦。小青龙遗梦，值得追寻。

杭(州)一千(岛湖)高速桐庐出口附近，过去有个村子名叫石珠，旧属三合乡，后属城南街道。石珠村有一山岗，名叫小青龙。如今，随着县城扩张、铁路兴建，村子已经撤销并入金东村，山岗也已变成别墅小区，相关地名渐渐消逝。

可小青龙之名，随着一处考古遗址，注定会永载史册。

日历翻回到2011年。当年因桐庐海博大酒店及其附属工程建设，酒店东侧一条西北至东南向的垄状岗地，在建房挖掘地基时，发现玉器类文物。此事再次引起各级文物部门的重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桐庐博物馆联合进行考古发掘，从2011年9月—2012年9月，历时整整一年。本人有幸，见证了这个遗址的发掘。

小青龙遗址是继方家洲遗址后我亲历的第二处考古遗址，可由于未能像方家洲遗址那样深度参与，加之十余年过去，许多事情都已忘却。好在自己一直有记日历的习惯，近日找出2011年和2012年的台历本，每周一页的台历每天也就窄窄的一行，记事只能片言只语，从中仅找到与此相关的3条信息，分别是：2011年11月28日：“在小青龙工地。”12月5日：“去小青龙。”2012年3月30日：“晚陪国家文物局领导。”尤其是第一条记录，勾起我的回忆。记得当时县博物馆负

责人告知，根据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判断，当天很有可能会有重大文物出土，希望我们前往见证。樟松局长便邀请时任常务副县长程春明一同前往。只见小青龙考古工地上，都是一个个长方形的土坑，有的已有半人多深，考古队员们正在用竹片小心翼翼地拨动泥土，挖掘速度极其缓慢。

大约个把小时后，不知谁叫了一声“出来了”，只见一位考古队员的手下露出了玉器一角。随着他手中的竹片一下一下撬动，玉器越来越大，最后露出一方完整的玉钺。考古队负责人说几乎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玉钺。马上叫人过来摄影，并交代先别启动它，等周边开挖后一并开启。在玉钺根部孔眼处，垂直开挖出来的，是一条五六十分米长、六七公分宽的木柄，且是一条红漆木柄。省考古研究所专家正是因为发现这样一件难得一见的木柄，才判断会有重要文物出土。因为考虑到红漆木柄出土后容易氧化，省考古所负责人指导考古队员连同底座泥块一起撬动，装入泡沫箱子，运往杭州做专业检测。我们在现场见证这件文物重见天日，也算三生有幸。

此后又来发掘出一块大号玉璧的消息，我们又赶往现场。现在看来，或许就是“12月5日”这一次。而翌年“3月30日陪国家文物局领导”，我已毫无印象，想来是方家洲遗址成果和小青龙遗址的重大发现，吸引了全国文物界的最高领导前来桐庐考察。

的确，小青龙遗址，成为桐庐考古史上又一重大发现。此遗址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

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4座，建筑遗迹3处，沟槽2条，灰坑28个，烧火坑1个，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漆木器等各类遗物200余件。

同时考证明确，小青龙遗址属良渚文化时期，其遗存的主体年代处于良渚文化早期略晚至晚期偏早阶段。从文化面貌上看，小青龙良渚文化特别是用玉习俗受到浙北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影响很深，但同时仍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色。

那么，小青龙遗址发掘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专业报告中有如此权威结论：

小青龙遗址是钱塘江以南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遗址，是浙西南地区良渚文化探索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拓展了良渚文化研究的空间格局，为我们了解钱塘江中上游山地丘陵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手工业技术水平、聚落形态及这一地区与东部平原地区乃至更广大的周边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都提供了全新而又宝贵的资料。

小青龙遗址的44座良渚文化墓葬，分属南、北两区，其中南区10座，北区34座。北区墓葬又以山脊线为界，分为东、西两片。从墓坑规格、随葬品的种类、数量等各方面看，北区西片墓葬的等级明显高于东片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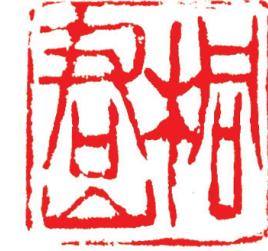
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以玉石器为主，随葬品的摆放也存在较固定的规律，玉珠或玉管多位于头端或上身部位。说明远古时代的人类已经有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小青龙遗址，不仅为确定桐庐县是浙江古文化的摇篮之一提供了又一重要佐证，而

且对桐庐境内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原先发掘的遗址，都在分水江流域，小青龙遗址的发掘，说明富春江以南地区，远古时代是新石器时代部落聚集的重要区域。

小青龙遗址，让我的思绪追溯到四千多年前，那时的富春江以南地区，应该是大片的冲积平原。再往南，高高的大奇山仿佛一道天然屏障，挡住来自东南海域的台风暴雨，为远古的人们在此居住生活创造了条件。人们择水而居，繁衍生息，渐渐形成村落。村落内等级分明。部落首领和高层人员拥有大量的财富自然理所当然。即使他们离世，也能享受高级随葬品的待遇。随葬制度应该是人类社会形态和经济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它们在数千数百年后重见天日，让后人可以窥见遥远的古代社会模样。小青龙遗址，由于太过遥远，墓穴的形状早已不见踪影，与泥土融为一体，加上没有文字的记载，很难还原那时的社会状况。但那些精美的玉器类随葬品，却能够直观地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手工艺，有着超乎想象的先进。远古的桐庐这片土地，或许就是这些玉器的生产地，因为年代更早的方家洲玉石器加工厂，已经能够生产玉管和玉钉了。方家洲遗址和小青龙遗址，昭示着远古时代桐庐这片土地的宜居宜业。

数千年过去，远古的人们早已化为尘土。然而，那些随葬的玉器等物品，仿佛是主人的遗梦，留存至今，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他们昔日的位高权重与荣华富贵。



散文诗三首

■ 刘叶屏

严陵坞

三月，从鲜嫩的荠菜开始
春天的大地，有着慷慨的胸膛
沿涉江岸，逆笋冲破了柏油路
生命，如此浩荡

你说高山会把秘密收藏
攀到顶峰才能听见回响
一把新茶青涩，空寂里来篆
竹枝远，而我再一次，邂逅了凡心

脚下的富春江酿着醇酒
渡船起起伏伏，醉在当中
轻轻地打捞山峰，描绘水的语言
牵白云登岸，桃花微醺，恰好

长洲

水越来越满了，云浮在表面
落花坠入泥土，春风很安静
除了树叶、峰影、飞鸟
黄泥房还有几间，撞开了池潭
源头从高山来，流到村口，流往村外

奶奶家的老竹椅嘎吱嘎响
小笋尖打个圈绕着手指转
耐着性子教我，她说：慢慢做
直到山矮下来，日头矮下来
灶头的火矮下来，背影，也矮下来了

茆坪

老村的日子总是缓慢
停在崖层和浮云环绕的旁边

青峰剪开一个角，花香丢下来
古道的路口，叩响曾经的繁华记忆

春雨发了芽，每一枝枝头都甜蜜
我把所有期待告诉你
绿波越来越浓，连绵不绝，是归家的路

透明的真意，依于自己熟悉的土壤安睡
不畏惧沉默的朝夕
幸福从内心生长，不偏不倚

把古桥打开，让河流奔涌
一路阡陌交错，八方通畅
召回一粒一粒芥子扎根故土
留落月色，铺展煦暖的阳光，等你

律诗三首

■ 慕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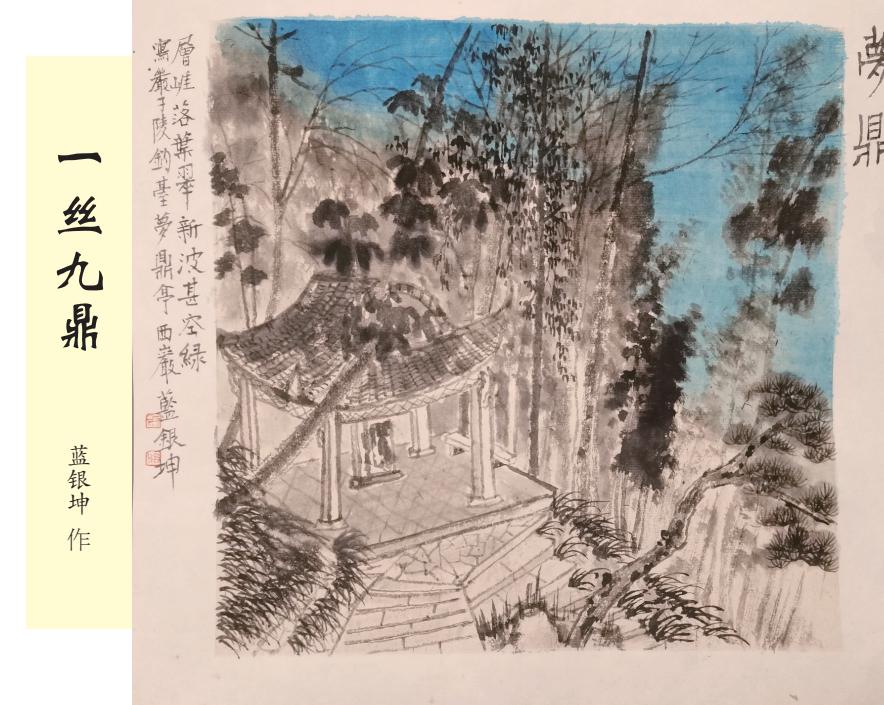
严子陵西台怀古

千古东西两石台，前尘旧事各风裁。
披裘高士垂纶意，聚义英豪恸哭哀。
戮力同侪济沧海，倾身家国散珍财。
丹心忠烈暗相许，碧血啼鹃寄笔媒。
临岸危岩登览忆，凭栏渡口往来情。
春江一碧叹流水，是处尤多题壁才。

喜绕道桐庐芦茨湾回故乡有感
远绕钓台归故乡，青山碧水踏斜阳。
芦茨人物风骚客，马岭石峰娇美娘。
九曲逶迤春色异，三分迢递陡桥长。
乡愁何处壶心寄，渺渺春江易断肠。

严子陵怀古

钓台是处最悠悠，千古骚人赋不休。
登览危岩望风月，披裘高士度春秋。
浮云渺渺任飘逸，逝水粼粼凭泛游。
谁犯帝星惊凤阙，桐庐江上弄扁舟。



巍巍乌龙山

■ 邱升阳

没有爬过乌龙山的人不能说是梅城人，在梅城读了三年书，我爬了三次乌龙山。确切地说，梅城乌龙山就是水浒116回中“卢俊义分兵歙州道，宋公明大战乌龙岭”和117回“睦州城箭射邓元觉，乌龙岭神助宋公明”的地点，有人竟还神乎其神地说山上还有生锈的兵器——匕首插在万松林里。所谓“严江浩浩，龙山崿崿，秀阁千岩，流观万壑。”我没有专门登过海拔很高的山，所以就乐此不疲。梅城是旧严州府治所在，这里有南峰塔北峰塔，方腊点将台，东西两湖，人文古迹荟萃。乌龙山看上去并不显高，是因为整个山体过于庞大罢了。

上乌龙山的路有很多，我喜欢走梅城人砍柴烧香的崎岖小路。路平常又陡又滑，路边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山脚蔚然一大片松树，人称“万松林”，这里的松树高低相当，根筋裸露，树底几乎没有丁点儿杂草。松皮像鱼鳞一样，两三颗松树就交错成一条盘龙。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松树的幽香，使你每个毛孔都流畅。抬头望去，一簇簇的松枝和天穹相映成活泼庄美绮丽的中国墨画，沁人心脾。

踏着万松林的小石阶上山，路旁山涧淙淙，半小时后在半山腰可以看见一座保存完好的道观，“奉真道院”四个字的墨迹还可以隐隐辨出。想想这里的道士的生活够艰难的，山高路滑，人迹罕至。道院前几株古木参天耸立，挺拔入云，浓荫匝地，枝叶婆娑。右侧上方，竹株成片，近看千片叶，远望万头竹，甚为雅致。此地参禅，事半功倍，古修行者可真会挑地方，难怪说“天下名山僧占多”。爬乌龙山是累人的，差不多要一天。环山小径绕来绕去，你会不停地嘀咕，怎么还没到。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到一处，都不会让你的眼睛失望，这才不让你产生放弃登山的信念。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却依然觉得难过，记得有一位老师在形容嫦娥的时候曾这样说过：她的容颜是属于夜晚和月亮的，虽然很美，但只能隔着云端眺望。

此时想来，不禁泪目。

古老的州城雄踞于三江之口，外有南北二峰的拱卫，内有东西两湖的点缀，真乃天下之胜境啊！而在城中望山，四季晴雨多变，乌龙山庇护着梅城，加之富春江水库的水位高于梅城街面，致使梅城夏日风寒炎热。冬天大雪，乌龙山变成一条银白的雪龙。不过傍晚看山，还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乌龙，它在面对着半个梅花城爆发。

初夏，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因惦记花草树木的安危，我早早来到了余清园。走到凉亭前面时，目光却被篱笆下一簇白色的花朵吸引住了：“咦……这不是我经常念叨，但只能在图片上饱饱眼福的昙花吗？余清园怎么也有这种花？昨晚我从这儿走过的时候，怎么就没有看见它们呢，难道是花神施了魔法？”

自从有了余清园，我对周边的乡村、公园就不那么垂涎了，常常喜欢独自待在家里，或看书，或赏花，或听鸟，享受花园带来的宁静，从容过自己的日月。清晨，我会在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打扫被风吹落的树叶；黄昏，我又会穿行在树木丛中，给花草们浇水除草，仿佛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一晨一昏之间。

初夏，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因惦记花草树木的安危，我早早来到了余清园。

走到凉亭前面时，目光却被篱笆下一簇白色的花朵吸引住了：“咦……这不是我经常念叨，但只能在图片上饱饱眼福的昙花吗？余清园怎么也有这种花？昨晚我从这儿走过的时候，怎么就没有看见它们呢，难道是花神施了魔法？”

胡思乱想了一通，我便向篱笆走了过去，原来这些花朵附生在一盆其貌不扬的仙人掌上，约莫有十来朵，层层叠叠的花瓣上，悬挂着一颗颗细小的水珠，晶莹剔透。它们一朵挨着一朵，在晨曦的光影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娇媚的样子，宛如一群刚从浴室走出来的小仙女，楚楚动人。“难道是灌园老婆婆逢着白衣仙子了？”蹲下身子时，我不禁暗暗嘀咕了起来。

“你猜，我今天看到什么了？”中午，爱人回来吃饭时，我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拍到的昙花拿给他看。

“我们家园子里也有昙花？”他接过手机，翻了翻，半信半疑地问道。

“是呀！就开在那盆被我们冷落的仙人掌上……”还未等我把话说完，他已经向凉亭走去。

太阳在高高的天空上微笑，几只白头翁在紫薇树上跳来跳去，见我们走来并没有回避，而是在嘴巴里发出“叽叽……咕咕……”的鸣叫声，像是在议论什么事情。原来，一小时前还是生机勃勃的昙花，此时全都萎蔫了，有的歪歪斜斜地靠在一起，有的耷拉下脑袋，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还有的连花管都干瘪了。

“天哪，太可怕了，难道这就是玉帝对她的惩罚吗？”看着眼前的一幕，我像个吓坏的孩子，不禁叫嚷了起来。

“俗话说不是说，‘彩云易散琉璃脆’嘛，昙花这么漂亮，当然不会长时间留在人间，好在你已经将它们全部拍下来了，以后想看昙花，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了。”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却依然觉得难过，记得有一位老师在形容嫦娥的时候曾这样说过：她的容颜是属于夜晚和月亮的，虽然很美，但只能隔着云端眺望。

此时想来，不禁泪目。